



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的 民族教育与群体建构^{*}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2-0170-11

●王建新

[摘要] 东干人是与中国有着密切历史文化联系的中亚少数民族群,是了解当下中亚政治经济发展和复杂民族关系的绝佳素材。在历史的演进中,他们形成了一套能维持文化传承和族群边界的民族教育体系,但当下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关键词] 中亚 哈萨克斯坦 东干人 传统文化 民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一、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

中亚的东干人是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中期从中国西北移居中亚各国的回民穆斯林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10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跨文化互动的逻辑认知机制与计算机模拟研究”(项目编号:10JZD0006)的阶段性成果。

^{*} 与本文有关的田野调查发生在数十年前,所获得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被及时用中文撰写成文,似有略微陈旧之嫌。但通观目下国内东干学研究整体状况(如胡振华 2009 主编的《中亚东干学研究》一书虽说所反映的情况比较全面,但可明显看出视角、问题设定及细节挖掘的研究空间还很大),本文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事项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参考价值,故刊发本文与同行交流。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2 年第 2 期(总第 73 期)

2012.No.2(Total No.73)

群体。他们的移居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19世纪70年代,在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中失败,遭受清军残酷镇压而逃亡中亚的陕西、甘肃回民;第二,19世纪80年代,在沙俄政府归还其在伊犁地区占领的中国领土的过程中,从新疆西部移居中亚的回民;第三,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由于战争及边境事件等原因,陆续从新疆移居中亚的回民。^①最初,他们的总人口约有1万至1.5万人。随着不断移居和自然增长,截至20世纪末,已达到10万人左右。^②而2011年,估计人数已超过11万。^③

目前,东干人主要居住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国家。他们自称为“回回”,移居中亚以后被当地操突厥语的民族群体称为“东干”(Dongan)。这个他称被俄语采用,后来成为东干人正式的民族称谓。哈萨克斯坦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截至2000年,有哈萨克、维吾尔、俄罗斯、乌克兰、乌孜别克、塔塔尔、朝鲜、东干等134个民族。其中,东干族总人口为36 945人,人口数量处于第12位(表1)。^④

表1 1970~1999年哈萨克斯坦民族人口发展比较(按1999年人口数量排序,单位:万人)

年份	哈萨克	俄罗斯	乌克兰	乌兹别克	德国	塔塔尔	维吾尔	朝鲜	阿吉尔巴	土耳其	帕拉克	东干
1970	423.8	552.1	93.3	21.6	85.8	28.5	12.0	8.1	5.7	1.8	6.1	1.7
1979	529.3	599.1	89.7	26.3	90.0	31.2	14.7	9.1	7.3	2.5	6.1	2.2
1989	649.6	606.2	87.5	33.1	94.6	32.0	18.1	10.0	8.8	4.8	5.9	2.9
1999	798.5	447.9	54.7	37.1	35.34	24.89	21.1	9.96	7.82	7.59	4.72	3.69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口统计,哈萨克斯坦统计局2000:6~8。

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主要分布在该国东南部阿拉木图州的加尔肯特市和阿拉木图市、南部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马三成(卡拉库努斯)、新区(绍尔秋别)和江布尔区的加尔帕克(东干诺夫卡)等三个大聚落,2000年时城市人口6637人,农庄人口30 308人。^⑤城市地区的东干人与其他民族杂居的情况比较多,但在农庄里则东干居民非常集中。他们当中有国家公务员、教师及科学技术工作者,但因各聚落所处地区工业不发达,农庄聚落的多数东干人务农、经商或从事手工业和体力劳动。虽说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在政治经济利益的民族间争夺上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但他们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以及与中国密切的历史联系,使他们这个民族群体在当地国际政治和民族关系格局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使他们与西亚中亚其他民族具有文化传承上的互动融合,同时熟练的俄语使用能力及社会制度上的类似又使他们与旧苏联所属地区有密切关系。因此,东干人的社会文化凝聚了东西南北各种国度和地区的传承,突出体现了中亚及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质,是我

①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67~79.

②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79.

③ 董立斌.东干人:扎根中亚百余年[N].文汇报,2011-09-29.

④ 这方面的情况还可以参阅东干知识分子的系统研究,如[吉尔吉斯斯坦]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此书就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⑤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统计局(Agentstvo Pespubliki Kazaxstan po Statistike).Natsionalinei Sostav Hacelenia Pespubliki Kazasxtan, Vol.1, Almati, 2000.6~8.

们研究和理解当地政治经济发展和复杂民族关系的绝佳素材。

目前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处于以哈萨克族为中心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方针与多民族整合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过程中。哈萨克族与俄罗斯族的民族关系,哈萨克语与俄语的法定地位乃至这两个主要民族间政治经济利益的分配等问题比较受重视,许多情况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了。比如,苏联解体以后,哈萨克族与俄罗斯族围绕政治经济主导权及语言文化等问题展开激烈博弈,通过各种复杂的政治论证和斗争,形成了当前哈萨克族主导的权威主义政治管理体制。^①同时,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建设的政治过程中,形成了创建以哈萨克族为中心的民族国家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这对政府的民族政策、移民政策以及国民教育方针都产生了重大影响。^②目前,对在主体民族间政治经济斗争夹缝中求生存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很少,情况很不清楚。因此,学界急需从各民族内部具体表现形式出发的,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的现状研究,而东干研究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个案。

本文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 1998 年 8 月和 1999 年 8 月进行的两次田野调查。两次调查主要在阿拉木图市郊扎拉瓦斯图科地区、江布尔州库尔德依区的马三成、新区和江布尔区的加尔帕克秋别等东干人聚居区进行,调查内容涉及聚落人口、民族构成、学校、学生和教员人数、家庭教育、传统文化等方面。虽说调查内容还很有限,但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东干人民族教育的大致情况以及他们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同和定位。

二、民族教育的深层:历史记忆、文化遗产与族群边界

1997 年深秋至年末,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各地东干人聚居区连续举行了庆祝东干人移居中亚 120 周年纪念活动,东干人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宗教领袖以及艺术工作者云集,还有不少来自其他民族乃至海外的人物,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和庆祝聚会。每到一处聚会场所,都会看到当地东干居民身着喜庆的传统服饰,积极参与活动,用独特的民族歌曲、戏剧及说唱等艺术形式纪念迁徙的历史和民族英雄。各地聚落的东干资料馆、博物馆对外开放,各国东干文报刊也都推出系列报道,营造出热烈的节日氛围,显示了当地民众对庆典活动的充分准备和高昂热情。笔者调查时,庆祝活动已经结束,但在访谈中还是听到许多人在谈论这次活动,感到了当地东干人对结束不久的庆祝活动的留恋,平时不太能感受到的、弱小民族的群体认同得到突出表现。

东干人的传统文化也是营造族群氛围、强化群体认同、建构与周围其他民族间文化边界的重要物质条件。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就平日的服饰和外观来看,与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没有太大区别,妇女喜穿长裙,戴头巾,男子带各色圆帽,穿坎肩或长袍。加之生活习惯、居所

① [日]宇山智彦.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关系——1986~1993 年[J].国际政治,第 104 号,1993;宇山智彦.哈萨克斯坦的权威主义体制[J].俄罗斯研究(特集)改革的对策,第 23 号,1996.

② 参见[日]丸山孝一.变革时期的哈萨克斯坦教育民族志[J].九州大学教育学部附属比较教育文化研究设施纪要,第 50 号,1997;哈萨克斯坦国家形成的教育与民族问题[J].九州大学教育学部附属比较教育文化研究设施,1998.

也很相似,很难与周围各突厥民族相区别。但是,如果参加东干人举行的各种仪式活动,观赏他们的民间歌舞喜剧,马上就会感受到一种鲜明的民族色彩。比如,年轻妇女在参加重大庆典仪式或婚宴时,会穿起先祖从中国带到中亚的长袍礼服,礼服酷似旗袍,款式越老、布料越粗,则价值越高。有一种被称为“曲儿”的东干民族歌舞剧,唱腔、歌词和舞蹈动作俨然是中国陕西地方弥胡剧的移植,听着二胡、三弦等乐器伴奏,感到一种回到家乡的悠闲。同时,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干支知识、妇女们哼唱的歌谣、诗歌、武术、剪纸和刺绣,民族文化的每个细节都充满着中国文化气息,笔者感到浓厚的故乡氛围。

在民族边界的划分方面,东干人具有一套特殊的词汇体系,既能形象描述对方的群体特征,又有增强自身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作用。笔者在江布尔州库尔达依区的新区聚落调研时,在与当地年轻人访谈时多次听对方询问我的民族成分说:“你是 demi 吧?”(笔者记音)最初我没有理解这些年轻人的意思,我回答是中国人,出生在西北地区,祖上来自中原。当时我的房东男主人有点抱歉似地向我解释,责怪这些年轻人不应该用 demi 这个词称呼一位年长的中国学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密切相处,我才明白这个词是意指中国汉人,相当于国内所说的汉族,但略含贬义。这个特指汉人的词有一个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代言着东干人辛酸的历史遭遇以及对清王朝镇压回民起义的残酷手段的恐惧和愤怒。同治年间清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动用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湘军部队。经过数年的残酷战争,白彦虎所率回民义军战败,向西撤退。在逃亡途中,义军队伍不断被清军尾追堵截,几近被杀绝。有些回民军人在被包围屠杀之前,掏出随身所有细软,求湘军士兵留条命,但遭到严词拒绝。湘军部队以纪律严明、强悍善战著称,士兵坚决执行朝廷赶尽杀绝的命令,不收钱财,只要人头。回民军人只能望天兴叹,称这些士兵盲信皇权,愚蠢“呆迷”(demi)。这个词随后成为逃至中亚的东干人对汉人的习惯称呼。当代东干年轻人没有切身体会,也不一定清楚这段历史,更不知道这个汉语词的写法,但他们能准确把握词义所指,用它来表示本民族群体与中国汉族的区别。同样,东干人也用有类似历史含义的词表述周围其他民族。比如,他们把俄罗斯人称作“猴娃子”(体毛旺盛,做事乖张),把吉尔吉斯人称作“黑娃子”(皮肤黝黑,性格莽撞),把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称作“缠头”(沿用中文俗称),把蒙古人称作“鞑子”(沿用中文俗称),把高加索及土耳其方面诸民族称作“红头”(作战时将羊血涂在前额,戴红帽)等等。这些对周围民族的俗称,在教科书和词典里不会出现,但在日常生活中家喻户晓,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习得。这也说明,东干人在保持与各民族正常交往、融合的同时,也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自立意识。同时,这种他称体系,虽说含有歧视性意义,但对经历苦难、身处逆境的东干群体来说,不失为调整压抑的民族心理,伸张绝不屈从的民族精神的思想工具。

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传统文化建构中所推行的民族教育,还有一个公众传媒事业发展的重要侧面。在马三成聚落,东干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创办发行用东干文(用俄文字母拼写他们自称为“回回话”的民族语言)印刷的东干文小报《青苗》。^①这份报纸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东干人发行的《回民报》被视为中亚地区两个最重要的东干文报纸。这份报纸每隔两

^① 有关东干文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海峰著作。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

王建新·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的民族教育与群体建构

个月刊出一期,32开版,每期有4~8页,设有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时事、东干人节日、民间文艺、宗教信仰、人物介绍、文学和诗歌等栏目,向东干居民介绍与他们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权益密切相关的各类社会文化事项。

在哈萨克斯坦东干地区的田野调查中,笔者还强烈感受到东干知识分子们对自身民族教育的重视和实践热情。在马三成聚落,笔者曾与三十岁左右的东干语教师洛奇·穆萨进行过长谈。他在担任该聚落中学东干语教员之外,还主编《青苗》报,并进行东干人的刺绣、剪纸等民族手工艺作品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他一直利用报纸、论文以及招待外部客人的机会,热情宣传东干人的传统文化。笔者还有幸与新区聚落一位年近六十的《青苗》报专栏报道人苏阿洪诺夫作促膝长谈。他是当地东干族知名诗人,从年轻时就一直创作诗歌,表达祖国哈萨克斯坦美丽景色及东干人的生活。他的诗句总是洋溢着对自身民族群体热烈的爱和深切关怀,甚至在日常谈话中也会引用诗文来表达他内心对东干人强烈的认同和自豪。在加尔帕克秋别,笔者在对该聚落哈克木(相当于村长)四十来岁的夫人法图玛·穆萨耶娃访谈时得知,这位女士在该聚落中学任东干文教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用东干语和俄语两种文字创作诗歌、撰写论文。她所作的诗歌,热情描写和歌颂东干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家庭婚姻、儿童教育等优良文化传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也无情抨击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旧习俗和保守观念。以上事例都说明,为数众多的东干民间知识分子在自发地参加建构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教育,为本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付出着巨大努力。

三、学校教育中的东干语

在移居中亚最初的几十年里,东干人在口语方面使用中国陕甘方言的同时,可能还使用过从中国带出去的汉字。但是,在进一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逐渐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使用俄语及哈萨克语等周围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对外沟通的工具,同时放弃使用汉字,只在家庭和聚落内部使用陕甘方言。1927年,在阿拉伯语35个字母的基础上形成了新东干文字,在当时年轻知识分子中短暂使用过。1928年以后,东干人与周围其他操突厥语的民族一样,以36个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另一种东干文字并加以使用。^①1940年以后,由于苏联政府语言政策的变化,东干文字又改用有38个字母的斯拉夫文字母体系,直至今日。^②目前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使用的口语方言主要分两支:一个是江布尔州东南部地区流行的陕西方言,另一个是江布尔州南部地区的甘肃方言。^③众所周知,这两种方言之间,除发音、语调和一些表述方式不同以外,社交沟通上基本没有问题。通常情况下,东干小孩在上小学之前已经有了足够用各自方言口语沟通的能力,而上学以后则使用俄文接受教育,每周只有几节东干文字的学习课程。2000年以前的哈萨克斯坦,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的通用语言是俄语,为了充分融入当地社会,东干人都有用俄语阅读并流畅地进行文字

① 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M].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174~175.

② 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M].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177~178.

③ 海峰.中亚东干语言研究[M].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159~171.

阅读的能力,甚至在口语上熟练使用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交流对许多东干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困难事情。与中国新疆的锡伯族相似,东干人具有使用多种语言的社会环境和特殊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族教育的全面发展,在中小学教育中植入东干语文课程就成了民族教育的当务之急。以下,笔者整理马三成、新区和加尔帕克秋别这三个规模最大的东干聚落的中小学教育实例,来说明哈萨克斯坦东干语文教学的大致情况。

马三成聚落坐落在距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境楚河北岸约 7~8 公里的丘陵地带,是该国最大的东干人聚落。1877 年冬,陕西回民起义领导人白彦虎率领数千名部下迁徙至此,得到沙俄政府的允许定居下来,开荒种地,开始了农垦生活。原来聚落名为卡拉库努斯,1965 年为纪念参加十月革命有功的东干军事指挥家马三成而改名。^①截至 1999 年,该聚落有东干、哈萨克、吉尔吉斯、俄罗斯、维吾尔等 17 个民族,总人口为 9650 人,东干人口约为 8500 人,占总人口 90%。^②在马三成聚落中,设有隶属库尔达依区的公立第 12 校和第 13 校两所学校。第 12 校有从小学到高中共 11 个年级的 2028 名学生,教员 119 名。教员中东干人 91 名,哈萨克族 20 名,俄罗斯族 8 人。第 13 校有从小学到初中共 8 个年级的 400 名学生,教员有东干人 28 名,哈萨克族 3 名,俄罗斯族 1 名。^③

新区聚落处于马三成聚落与楚河之间的平缓地带,1999 年总人口 11 800 人,东干人 11 500 人,占总人口约 97.5%。^④这个聚落是上个世纪初从马三成分出来的部分居民开荒形成,但由于交通比较方便,商业发达,人口快速增加而成为哈萨克斯坦国内最大的东干聚落。这个聚落中有 4 所公立学校,笔者访问了隶属于库尔达依区的第 16 校。该校有从小学到高中 11 个年级的 1061 名学生,教员 62 名。教员来自不同民族,其中东干族 47 名,哈萨克族 6 名,俄罗斯族 6 名,朝鲜族 1 名,吉尔吉斯族 1 名,维吾尔族 1 名。^⑤

加尔帕克秋别的东干聚落处于江布尔州首府达拉斯东南部 6~7 公里的国道沿线。贯通哈萨克斯坦南部工业区的铁路干线也从附近通过,该聚落是哈萨克斯坦最具发展潜力的东干聚落之一。这个聚落形成的时期要晚于上述两个聚落,据说居民主要从哈萨克斯坦东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等地东干部落迁徙而来。1999 年,总人口 7700 人,其中东干人约 5000 人,哈萨克族约 1000 人,俄罗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合计 1300 人。聚落中只有一所公立学校,有小学到高中 11 个年级的 1565 名学生,其中东干学生为 1105 人。教员 93 名,其中东干族 55

① Dyer, 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Soviet Dungan Kolkhozes in the Kirghiz SSR and the Kazakh SSR,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9.38.

② 这个数据是笔者在对当地中学老师的访谈中所得,不一定很准确。由于没有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此数据在此只可做大致参考。

③ 以上数据是在对两校校长的访谈中根据他们的口述所得,非公刊资料,只可做大致参考。

④ 这个数据是在对聚落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的访谈中所得,只可做大致参考。

⑤ 这些数据是从校方负责人的访谈口述所得,非公刊资料。

名,哈萨克族 30 名,俄罗斯族 4 名,朝鲜族 3 名,吉尔吉斯族 1 名。^①据该校老师介绍,这个学校于 1935 年设立,最初学生主要来自东干人,后来随聚落人口增加,民族构成发生变化,哈萨克、俄罗斯等民族的学生也来此上学。

笔者在调查中对以上学校的教学科目、教学语言以及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了解,基本情况整理在表 2 中。以上介绍各校的课程设计基本相同,均分为基础科目和选修科目两种。在基础科目中,语言·美术音乐类包括俄语、俄罗斯文学、哈萨克语^②、哈萨克文学、东干语、英语、美术、音乐等 8 种课程,数学·信息类包括数学和计算机 2 种课程,社会·伦理类包括世界史、哈萨克斯坦史、社会、人类与社会、伦理道德等 5 种课程,理科类包括宇宙、自然、生物、化学、物理、天文、世界地理和哈萨克斯坦地理等 8 种课程,体育·军事类包括体育和军事实习 2 种课程,劳动锻炼类包括技术和劳动教育 2 种课程。这些课程中,语言·美术音乐类的哈萨克文学、英语、计算机,社会、伦理类全部课程,理科类除生物、化学、物理、天文、地理(高年级课程)外的所有课程均为从小学到高中的必修课。^③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地中小学教育的语言科目相对比较灵活,能照顾到不同民族学生的需要,各民族学生都可以根据自身母语的方便选修课程。虽说东干族教员所占比例很大,但那只是为了照顾人数最多的东干族学生,针对东干的语言课程容易进行而设,通用教育语言均为俄语。这种情况是在维持原苏联教育体制基础上形成的状况,针对东干人聚居区的人口特点,因此基本能够满足东干人从小学到高中的普及教育需要。这些学校里的东干语教学并不像俄语那样能受到足够重视,但对东干少年儿童了解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口语在家里学,文字在学校学,可以逐渐培养并保持少年儿童使用民族语言的能力。东干语课程作为必修课程从小学 2 年级开始教授,授课语言也为东干语,一周 1 课时,3~11 年级每周增加到 2 课时。教授内容方面,2~3 年级主要是文字和单词训练,4~5 年级开始教语法,7~11 年级有作文、历史、文学及人物传记等。到了高中毕业,东干族学生一般能够熟练阅读理解东干文字,并具有相应的本民族历史和文学素养。

1999 年夏,笔者在马三成聚落第 12 校、第 13 校调研时,特别旁听过低年级俄语和东干语课程,以及高年级东干语课程,所遇教师女性为多。在俄语课上,老师们用俄语讲课,解释俄语词语的意思,要求学生背诵课文内容。而在东干语课上,教师用各自的东干方言及几近家庭口语的柔软语调,向学生讲解东干语拼写规则和语法知识,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熟练阅读东干语课文。高学年的东干语课程则选读 20 世纪前半期活跃在东干文坛的诗人十娃子的诗歌作品,解说诗人生活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在东干文学史上的地位,教学内容相当高深。据此,我们可以说,哈萨克斯坦东干聚落中公立学校的东干语课程在培养学生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提升文化素养、成为本民族精英的过程中有贡献巨大。

① 以上数据是从校方负责人的访谈口述所得,非公刊资料。

② 2000 年以后,哈萨克斯坦修改宪法,哈萨克语法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学校的公共教育语言。但截至 1999 年夏笔者调查时,公共教育语言还是俄语。这里描述的情况与目前不同,希望读者理解。

③ 以上情况均为笔者根据对各校负责人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

表 2 1999~2000 年度东干聚落学校的教育科目和课程一览(数字表示课时数)

科 目	1 年级	2 年级	3 年级	4 年级	5 年级	6 年级	7 年级	8 年级	9 年级	10 年级	11 年级
基础科目	22	23	25	25	30	30	34	34	33.5	33.5	36
语言·美术音乐类	12	13	14	14	17	15	15	13	11	11	11
俄语	7	7	7	7	5	4	4	2	2	1	1
俄罗斯文学	7	7	7	7	2	2	2	2	2	3	3
哈萨克语	2	2	2	2+1	3	3	3	3	3	3	3
东干语	—	1	2	2	2	2	2	2	2	2	2
哈萨克文学	—	—	—	—	—	—	—	—	—	1	1
英语	—	—	—	—	3	2	2	2	1	1	1
美术	1.5	1.5	1.5	1.5	1	1	1	1	1	—	—
音乐	1.5	1.5	1.5	1.5	1	1	1	1	—	—	—
数学·信息类	4	4	5	5	6	6	6	5	5	5	6
数学	4	4	5	5	6	6	6	5	5	4	4
计算机	—	—	—	—	—	—	—	—	—	1	2
社会·伦理类	—	—	—	—	2	2	2	3	4	5	5
世界史	—	—	—	—	—	2	2	1.5	2	2	2
哈萨克斯坦史	—	—	—	—	2	—	—	1.5	1	2	1
社会	—	—	—	—	—	—	—	—	—	1	—
人类与社会	—	—	—	—	—	—	—	—	—	—	2
伦理道德	—	—	—	—	—	—	—	—	—	1	—
理科类	2	2	2	2	1	3	7	9	9.5	8.5	8
宇宙	2	2	2	2	—	—	—	—	—	—	—
自然	—	—	—	—	1	—	—	—	—	—	—
生物	—	—	—	—	—	1.5	2	2	2	1	1
化学	—	—	—	—	—	—	—	—3	2.5	2	2
物理	—	—	—	—	—	—	2	2	3	3.5	4
天文	—	—	—	—	—	—	—	—	—	—	1
世界地理	—	—	—	—	—	1.5	3	1	1	2	—
哈萨克斯坦地理	—	—	—	—	—	—	—	—	1	1	—
体育·军事类	2	2	2	2	2	2	2	2	2	4	4
体育	2	2	2	2	2	2	2	2	2	2	2
军事实习	—	—	—	—	—	—	—	—	—	2	2
劳动教育类	2	2	2	2	2	2	2	2	2	2	2
技术	2	2	2	2	—	—	—	—	—	—	—
劳动教育	—	—	—	—	2	2	2	2	2	2	2
选修科目	—	1	2	2	3	4	2	3	4.5	3.5	3

资料出处 笔者在汇总马三成、新区和加尔帕克秋别等东干聚落的学校调查时所得课程表制成。

四、近期的变化与问题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为了维持和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坚持推行民族教育,从日常生活到学校教育,再到新闻出版,多方位多角度进行文化建构的努力。在苏联时期,由于相对统一的民族政策,发展机会比较均等,东干民族的语言教育和新闻

出版受到制度保护,发展比较顺利。虽然东干人的数量不多,但只要努力学习,不断进取,他们发展上升的机会还是很多。但是,苏联解体以后,哈萨克斯坦推行国语教育,提升哈萨克语的法定地位而压低俄语作为公用语的作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维持和发展也就更加得不到重视。在民族关系日趋复杂,各民族间政治利益争夺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东干人民族教育以及语言文字的维持和普及也就成为棘手的整体性问题。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从许多东干知识分子的谈话中了解到,2000年以后政府将在制度上调整哈萨克语的法定地位,哈萨克语要代替俄语成为该国学校教育的公用语言。哈萨克语不好的人,将无法在政府部门工作,在教育界及公共媒体方面也很难得到聘任。有位居住在阿拉木图市内的50多岁东干知识女性向笔者倾诉了个人的遭遇。她在苏联解体以前,因为俄语很好,受雇于政府机关,负责民间团体工作。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哈萨克语不太好,以前的工作也没法继续,到1998年基本上没有工作可做,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在俄罗斯语公用语言的地位都受到影响的形势下,可以想象,作为少数民族的东干人的语言处境会多么艰难。

东干聚居区学校里的东干语教育也不容乐观。在苏联解体以前,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建设和维持工作,学校东干语的教学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在苏联解体后,在学校教育中,在哈萨克语比重不断增加,并与俄语加速争夺公共用语地位的过程中,不但学校中东干语教育的积极意义变得不受重视,而且保留原有东干语的教学课程和课时都成为问题。另外,在苏联时期,利用俄语字母拼写东干语的教育实际上对学习俄语也有很大好处,因此这也是促进东干人与苏联整体纽带关系的途径。但在俄语学习逐渐不受重视的形势下,东干语已经不一定非要使用克里尔文字作为其文字的基础,有些东干学者甚至认为,应该重视与中国的联系和交流,引入中国汉字作为东干文的基础。

目前哈萨克斯坦的高考制度对东干语教育也有很大影响。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的聚居地区大多数处于靠近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地带,距阿拉木图市较远,许多东干学生高中毕业后,选择就近去比什凯克市或塔什干市上大学。就目前情况看,这些国家都处于民族国家建构的热潮中,公用语言俄语的普及程度和使用范围逐渐受到限制,国内主体民族语言的法定地位迅速上升。东干年轻人即便学好俄语,出国学习也没有优势,而迅速掌握周围民族的突厥语系语言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有部分家长开始对本民族东干语教育报失望或观望态度,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为一门无用的课程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随着逐渐摆脱苏联解体以后的制度紊乱,民族国家建设趋于完成,新的语言和新闻出版政策使原本就很弱势的东干语媒体和出版事业面临重大挑战。原苏联时期有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对东干民族语言的媒体和出版有一定比例的拨款,日常工作相对容易维持。时至今日,政府方面的支持已经不复存在,除部分东干知识分子自费出版的东干语书籍以外,日常的东干语出版事业已难以保证。吉尔吉斯斯坦也有类似情况,有七十多年发行历史的《回民报》由于失去政府方面的资金援助,发行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大幅度缩减。^①哈萨克斯坦的东干语报纸《青苗》由于缺乏资金,发行量年年减

① 根据相关报道,1993年时,《回民报》发行量就从5000份下降至3000份(白述礼.今日中亚回族[J].回族研究,1993年第4期),目前情况会更加困难。

少,1999年夏天已经基本停止发行,东干语媒体开始面临解体的危机。

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与俄罗斯、乌克兰等人数较多民族所面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基本没有能力参加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竞争,就连本民族的既得利益也很难维护。笔者在与当地东干人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在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初期阶段,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目的在于将土地归还给农民,东干聚落的土地改革遂于1996~1997年间实施。在改革开始初期,负责政策执行的基层政府官员以出售方式将一批土地的使用权卖给东干居民,但这种贪腐行为很快遭到曝光,土地转而被无偿分配。已经购买了土地的东干人因利益受损向政府投诉,结果则石沉大海,失去的钱财无法索回。许多居民表示,东干居民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混乱非常失望,同时也对本民族弱势地位有了更深的感受,认识到弱小民族自强努力的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东干人在就业和行业竞争方面也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政府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投资,美国、德国和韩国的企业不断涌入这个国家,在钢铁制造、能源产业、汽车制造等领域迅速发展。笔者多次听到东干居民抱怨,德裔居民可以在德资钢铁企业找到很好的工作机会,朝裔居民则可以在韩国投资的汽车制造公司就职,经济情况都比较稳定。而对东干人来说,故乡中国还远远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他们也就没有就职方面的便利,只能羡慕他人的优越。马三成聚落的一位中年东干男子曾对笔者说,“俺们娘家人不攒劲嘛”,使笔者感到滑稽而无奈。当然,大部分东干人还是比较乐观,认为目前的不利局面应该是暂时的。只要搞好民族教育,培养好下一代,将来自然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五、结论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以传统文化和语言教育为基础的民族教育的几个突出方面及相关问题。在传统文化建构方面,东干人长期保持并维护着从故乡带来的风俗习惯、戏曲艺术、歌舞民谣、传统服饰、女红手工等丰富多样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形态;而在民族边界和群体认同的建构方面,他们有一套与本民族苦难历史密切关联的民族称呼体系,在明确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同时也有使受伤害的历史记忆得到保持,同时他们还利用各种节庆纪念活动宣传本民族的历史,以增强民族自信和群体认同。在公共媒介方面,他们注重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宣传和民族形象的塑造,在没有国家政策和稳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依然奋斗不息,坚持着自身报刊、出版及语言文字的工作。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领域里,他们坚持维护东干语和东干文的使用及发展权利,积极推行相关课程教育,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维持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性和有效使用,并在当今哈萨克斯坦政治经济形式大变革的困难时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东干人在民族教育方面的各种努力在苏联时期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护,他们通过发展民族教育有效地维持了本民族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文化。但是,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除坚持传统文化方面的情况还比较乐观外,媒体出版及语言文字的使用和教育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首先,相对于俄语的使用,哈萨克语的使用受到强调,对哈萨克语不甚熟练的东干人而言,他们的考学和就职都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其次,独立以前,斯拉夫文字的使用能使东干民众与苏联整体整合的意识加强。但在俄语公共语言地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使用斯拉夫

文的必要性也随之逐渐消失,东干语文字体系的修订和改造也成为课题。并且,政府取消对东干语出版业的支援使得东干语课本及东干文书籍的出版停滞,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民族教育必定会受到重大影响。可以说,哈萨克斯坦东干的民族教育面临迁徙中亚后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状态的解除,不但需要东干人自身的艰苦努力,还取决于该国政府的宽容政策以及中国的政府、知识阶层以及广大同胞的积极声援和支持。(本文英文摘要见 P.64)

[收稿日期]2011-12-31

[作者简介]王建新(1956~)男,石河子大学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已出书目辑录

第一辑(王铭铭策划,丛书学术编辑委员会编,华夏出版社出版)

1. 马凌诺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
2. 雷蒙德·弗斯.《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
3.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2.
4. 埃文思-普利查德.《努尔人》,褚建芳 阎书昌 赵旭东译,华夏出版社,2002.
5. 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 李绍明译 高丙中校,华夏出版社,2002.

第二辑(王铭铭学术指导,赵丙祥、梁永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 张宏明 译,赵丙祥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 梁永佳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马塞尔·莫斯.《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杨渝东 梁永佳 赵丙祥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 马塞尔·莫斯.《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林宗锦 译 梁永佳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三辑(王铭铭主编)

1. 马林诺夫斯基.《自由与文明》,张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2. 埃文思-普利查德.《论社会人类学》,冷凤彩译 梁永佳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3. 莫斯、涂尔干、于贝尔.《论技术、技艺与文明》,蒙养山人译、罗杨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社供稿)

抱怨的广西在民族自治制度和优惠政策下“自由地变穷”的困境?也许我们需要转换一种思考和研究的角度,从而突破原有民族制度设计中的局限性。(本文英文摘要见 P.20)

参考文献:

-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M].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5.6.
- [2][美]斯蒂文·郝瑞 巴莫阿依 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 ——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 [3]范可.“边疆发展”献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1):1~7.
- [4]范宏贵,顾有识.壮族论稿[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115~131.
- [5]费孝通.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A].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C](上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90.
- [6]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170~172.
- [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1~19.
- [8]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65.
- [9]李富强.壮族是创造的吗? ——与西方学者 K. Palmer Kaup 等对话[J].桂海论丛,2010(2):100~105.
- [10]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2010(3):93~103.
- [11]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 ——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2.
- [1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毛泽东选集[C](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2.
- [13]彭文斌,汤芸,张原.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1):9~16.
- [14]吴薇,王明富.美国教授看壮族 ——美国富尔曼大学副教授白荷婷访谈录[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12-19(5).
- [15]Kaup, K. P.2000,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 [16]Mullaney, T.S. 2000,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收稿日期]2012-02-03

[作者简介]卢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

Donggan's Ethnic Education and the Ethnic Group Construction

Wang Jianxin

Abstract: The Donggan is an ethnic minority whose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at of the Hui's in inland China could be a very good examp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plicated ethnic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y developed unique ethnic educational system to sustain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thnic borders, which, however, is facing unfavorable situations. They look forward to obtaining support from China's gover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

Key words Central Asia; Kazakstan, Donggan; traditional cultural; ethnic education (See P.170)